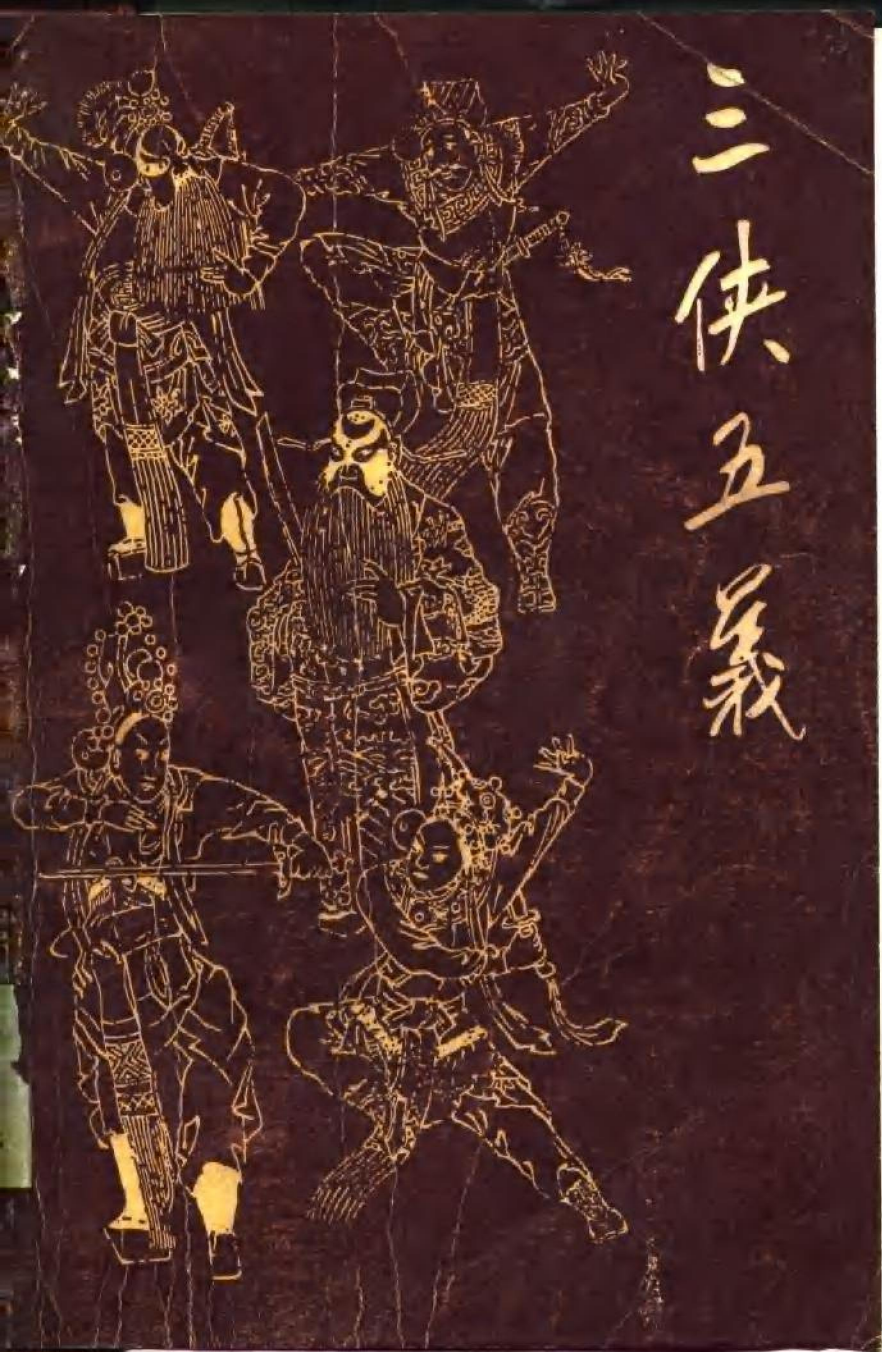


三俠五義



封面设计：云 龙
书名题签：李百忍

三 侠 五 义

(上下册)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3 字数549,000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0

统一书号：10102·884 定价：1.80元

三俠五義

上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0年·合肥

前 言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自一八七九年问世以来，迄今已历时一个世纪。百年来，此书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几乎家喻户晓，有相当的生命力。

在清代，侠义小说在民间流行不少，《三侠五义》在武侠小说中是较好的一部，为人们所称道。书中前半部主要写宋朝包拯任职开封府尹，不畏权势，刚直不阿，为了伸张正义，甚至敢于开铡处死皇亲国戚。书中其它部分大抵叙述些侠义之士除暴安良的生动故事。本书在艺术表现上，比起那些荒诞不稽的神怪小说，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成就。当年鲁迅在谈到这一点时曾加赞许，说它“绘声状物，甚有评话习气”，“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他称赞这样的清代侠义小说是继承了宋代话本的正脉，是平民文学经过七百余年后而再度获得兴起。这些评价是很中肯的。

当然，《三侠五义》这部武侠小说也并非尽善尽美，它也存在缺陷，存在糟粕，按其成就来说，比起《水浒》一类名著要逊色得多。很明显的一点是，梁山泊英雄好汉们反抗的是官府，而《三侠五义》中的侠义之士所保护的是封建官吏，实际上仍然是奴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三侠五义》曾由赵景深先生于一九七九年修订，其修订本删除了一些糟粕，但基本上保持原著的内容和精华。本社现根据修订本校勘付印，以飨读者。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0.12.

目 录

第 一 回	设阴谋临产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娘·····	1
第 二 回	奎星兆梦忠良降生 雷部宣威狐狸避难·····	10
第 三 回	金龙寺英雄初救难 隐逸村狐狸三报恩·····	17
第 四 回	除妖魅包文正联姻 受皇恩定远县赴任·····	26
第 五 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乌盆诉苦别古鸣冤·····	34
第 六 回	罢官职逢义士高僧 应龙图审冤魂怨鬼·····	45
第 七 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孙策密访奸人·····	51
第 八 回	救义仆除凶铁仙观 访疑案得线七里村·····	57
第 九 回	断奇冤奏参封学士 造御刑查赈赴陈州·····	64
第 十 回	买猪首书生遭横祸 扮化子勇士获贼人·····	71
第 十 一 回	审叶阡儿包公断案 遇杨婆子侠客挥金·····	78
第 十 二 回	展义士巧换藏春酒 庞奸侯设计软红堂·····	85
第 十 三 回	安平镇五鼠单行义 苗家集双侠对分金·····	90
第 十 四 回	小包兴偷试游仙枕 勇熊飞助擒安乐侯·····	95
第 十 五 回	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	100
第 十 六 回	学士怀忠假言认母 夫人尽孝祈露医睛·····	106
第 十 七 回	开封府总管参包相 南清宫太后认狄妃·····	111
第 十 八 回	奏沉痾仁宗认国母 宣密诏良相审郭槐·····	118
第 十 九 回	巧取供单郭槐受戮 明颁诏旨李后还宫·····	124
第 二 十 回	受魘魔忠良遭大难 杀妖道豪杰立奇功·····	130
第 二 十 一 回	掷人头南侠惊佞党 除邪祟学士审虔婆·····	136
第 二 十 二 回	金銮殿包相参太师 耀武楼南侠封护卫·····	142

第二十三回	洪义赠金夫妻遭变	白雄打虎甥舅相逢·····	148
第二十四回	受乱棍范状元疯颠	贪多杯屈胡子丧命·····	153
第二十五回	白氏还魂阳差阴错	屈申附体醉死梦生·····	159
第二十六回	聆音察理贤愚立判	鉴貌辨色男女不分·····	165
第二十七回	仙枕示梦古镜还魂	仲禹抢元熊飞祭祖·····	171
第二十八回	许约期湖亭欣慨助	探底细酒肆巧相逢·····	177
第二十九回	丁兆蕙茶铺偷郑新	展熊飞湖亭会周老·····	183
第三十回	济弱扶倾资助周老	交友投分邀请南侠·····	188
第三十一回	展熊飞比剑定良姻	钻老鼠夺鱼甘陪罪·····	193
第三十二回	夜救老仆颜生赴考	晚逢寒士金客扬言·····	199
第三十三回	真名士初交白玉堂	美英雄三试颜查散·····	205
第三十四回	定兰谱颜生识英雄	看鱼书柳老嫌寒士·····	212
第三十五回	柳老赖婚狼心难测	冯生联句狗屁不通·····	218
第三十六回	园内赠金丫环丧命	厅前盗尸恶仆忘恩·····	223
第三十七回	小姐还魂牛儿遭报	幼童侍主侠士挥金·····	228
第三十八回	替主鸣冤拦舆告状	因朋涉险寄柬留刀·····	234
第三十九回	铡斩君衡书生开罪	石惊赵虎侠客争锋·····	240
第四十回	思寻盟弟遣使三雄	欲盗赃金纠合五义·····	246
第四十一回	忠烈题诗郭安丧命	开封奉旨赵虎乔妆·····	252
第四十二回	以假为真误拿要犯	将差就错巧讯赃金·····	257
第四十三回	翡翠瓶污羊脂玉秽	太师口臭美妾身亡·····	262
第四十四回	花神庙英雄救难女	开封府众义露真名·····	268
第四十五回	义释卢方史丹抵命	误伤马汉徐庆遭擒·····	275
第四十六回	设谋诓药气走韩彰	遣兴济贫忻逢赵庆·····	280
第四十七回	错递呈权奸施毒计	巧结案公子辨奇冤·····	286
第四十八回	访奸人假公子正法	贬佞党真义士面君·····	293
第四十九回	金殿试艺三鼠封官	佛门递呈双鸟告状·····	298
第五十回	彻地鼠恩救二公差	白玉堂智偷三件宝·····	303

第五十一回	寻猛虎双雄陷深坑	获凶徒三贼归平县·····	309
第五十二回	感恩情许婚方老丈	投书信多亏宁婆娘·····	317
第五十三回	蒋义士二上翠云峰	展南侠初到陷空岛·····	324
第五十四回	通天窟南侠逢郭老	芦花荡北岸获胡奇·····	330
第五十五回	透消息遭困螺蛳轩	设计谋夜投蚯蚓岭·····	336
第五十六回	救妹夫巧离通天窟	获三宝惊走白玉堂·····	343
第五十七回	独龙桥盟兄擒义弟	开封府包相保贤豪·····	350
第五十八回	锦毛鼠龙楼封护卫	邓九如饭店遇恩星·····	357
第五十九回	倪生偿银包兴进县	金令赠马九如来京·····	364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马刚	丁兆兰无心遇莽汉·····	370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饮酒逢土棍	卞家瞳偷银惊恶徒·····	377
第六十二回	遇拐带松林救巧姐	寻奸淫铁岭战花冲·····	382
第六十三回	救莽汉暗刺吴道成	寻盟兄巧逢桑花镇·····	387
第六十四回	论前情感化彻地鼠	观古迹游赏诛龙桥·····	393
第六十五回	北侠探奇毫无情趣	花蝶隐迹别有心机·····	399
第六十六回	盗珠灯花蝶遭擒获	救恶贼张华窃负逃·····	404
第六十七回	紫髯伯庭前敌邓车	蒋泽长桥下擒花蝶·····	410
第六十八回	花蝶正法展昭完姻	双侠伐行静修测字·····	416
第六十九回	杜雍课读侍妾调奸	秦昌赔罪丫环丧命·····	420
第七十回	秦员外无辞甘认罪	金琴堂有计立明冤·····	425
第七十一回	杨芳怀忠彼此见礼	继祖尽孝母子相逢·····	432
第七十二回	认明师学艺招贤馆	查恶棍私访霸王庄·····	438
第七十三回	恶姚成识破旧伙计	美绛贞私放新黄堂·····	444
第七十四回	淫方貂误救朱烈女	贪贺豹狭逢紫髯伯·····	450
第七十五回	倪太守途中重遇难	黑妖狐牢内暗杀奸·····	458
第七十六回	割帐绦北侠擒恶霸	对莲瓣太守定良缘·····	464
第七十七回	倪太守解任赴京师	白护卫乔妆逢侠客·····	470
第七十八回	紫髯伯艺高服五鼠	白玉堂气短拜双侠·····	476

第七十九回	智公子定计盗珠冠	裴老仆改妆扮难叟	483
第八十回	假作工御河挖泥土	认方向高树捉猴狲	489
第八十一回	盗御冠交托丁兆蕙	拦相轿出首马朝贤	496
第八十二回	试御刑小侠经初审	遵钦命内宦会五堂	502
第八十三回	矢口不移心灵性巧	真赃实犯理短情屈	508
第八十四回	复原职倪继祖成亲	观水灾白玉堂捉怪	514
第八十五回	公孙策探水遇毛生	蒋泽长沿湖逢郇寇	520
第八十六回	按图治水父子加封	好酒贪杯叔侄会面	527
第八十七回	为知己三雄访沙龙	因救人四义撒艾虎	532
第八十八回	抢渔夺酒少弟拜兄	谈文论诗老翁择婿	538
第八十九回	愁锦笺暗藏白玉钗	痴佳蕙遗失紫金坠	544
第九十回	避严亲牡丹投何令	充小姐佳蕙拜邵公	549
第九十一回	死里生千金认张立	苦中乐小侠服史云	556
第九十二回	小侠挥金贪杯大醉	老葛抢雉惹祸着伤	563
第九十三回	辞绿鸭渔猎同合伙	归卧虎姊妹共谈心	568
第九十四回	赤子居心寻师觅父	小人得志断义绝情	573
第九十五回	暗昧人偏遭暗昧害	豪侠客每动豪侠心	580
第九十六回	连升店差役拿书生	翠芳塘县官验醉鬼	586
第九十七回	长沙府施俊遇丫环	黑狼山金辉逢盗寇	592
第九十八回	沙龙遭困母女重逢	智化运筹弟兄奋勇	597
第九十九回	见牡丹金辉深后悔	提艾虎焦赤践前言	602
第一百回	探形踪王府遣刺客	赶道路酒楼问书童	608
第一百一回	两个千金真假已辨	一双刺客妍媸自分	614
第一百二回	锦毛鼠初探冲霄楼	黑妖狐重到铜网阵	620
第一百三回	巡按府气走白玉堂	逆水泉搜求黄金印	625
第一百四回	救村妇刘立保泄机	遇豪杰陈起望探信	631
第一百五回	三探冲霄玉堂遭害	一封印信赵爵担惊	637
第一百六回	公孙先生假扮按院	神手大圣暗中计谋	642

第一百七回	愣徐庆拜求展熊飞	病蒋平指引陈起望……648
第一百八回	图财害命旅店营生	相女配夫闺阁本分……654
第一百九回	骗豪杰贪婪一万两	作媒妁认识二千金……660
第一百十回	陷御猫削城入水面	救三鼠盗骨上峰头……665
第一百十一回	定日盗簪逢场作戏	先期祝寿改扮乔妆……671
第一百十二回	招贤纳士准其投诚	合意同心何妨结拜……677
第一百十三回	钟太保贻书招贤士	蒋泽长冒雨访宾朋……683
第一百十四回	忍饥挨饿进庙杀僧	少水无茶开门揖盗……688
第一百十五回	随意戏耍智服柳青	有心提防交结姜铠……694
第一百十六回	计出万全极其容易	算失一着甚是为难……700
第一百十七回	智公子负伤追儿女	武伯南逃难遇豺狼……706
第一百十八回	除奸淫错投大木场	救急困赶奔神树岗……711
第一百十九回	神树岗小侠救幼子	陈起望众义服英雄……717
第一百二十回	安定军山同归大道	功成湖北别有收缘……721

第六十回 紫髯伯有意除马刚 丁兆兰无心遇莽汉

且说包兴在汤圆铺内问张老儿：“你这买卖一年有多大的来头？”张老道：“除火食人工，遇见好年头，一年不过剩上四五十吊钱。”包兴道：“莫若跟随邓九如上东京，见了三公子。那时邓九如必是我家公子的义儿，你就照看他，吃碗现成的饭如何？”张老儿听了，满心欢喜。又将韩爷将此子寄居于此的原由说了。“因他留下五两银子，小老儿一时宽裕，卸了一口袋面，被恶奴马禄看在眼里，立刻追索欠债。再也想不到有如此的奇遇。”包兴连连称“是”。又暗想道：“原来韩爷也来到此处了。”一转想道：“莫若仍找县令叫他把邓九如打扮打扮，岂不省事么？”因对张老道：“你收拾你起身的行李，我到县里去去就来。”说罢，出了汤圆铺上马，带着伴当，竟奔县衙去了。

这里张老儿与伙计合计，作为两股生理，年齐算帐。一个本钱，一个人工，却很公道。自己将积蓄打点起来。不多时，只见包兴带领衙役四名赶来的车辆，从车上拿下包袱一个。打开看时，却是簇新的小衣服，大衫衬衫无不全备，——是金公子的小衣服。因说是三公子的义儿，焉有不尽心的呢？何况又有太岁庄留马一事，借此更要求包兴在相爷前遮盖遮盖。登时将九如打扮起来，真是人仗衣帽，更显他粉妆玉琢，齿白唇红。把张老儿乐的手舞足蹈。伙计帮着把行李装好，然后叫九如坐好，张老儿却在车边。临别又叮嘱了伙计一番：“倘若韩二爷到来，就说在开封府恭候。”包兴乘马，伴当跟随，外有衙役

护送，好不威势热闹，一直往开封去了。

且说欧阳爷与丁大爷在会仙楼上吃酒。自张老儿去后，丁大爷便向北侠道：“方才眼看恶奴的形景，又耳听豪霸的强梁，兄台心下以为何如？”北侠道：“贤弟，咱们且吃酒，莫管他人的闲事。”丁大爷听了，暗道：“闻得北侠武艺超群，豪侠无比。如今听他的口气，竟是置而不论了。或者他不知我的心迹，今日初遇，未免的含糊其词，也是有的。待我索性说明了，看是如何？”想罢，又道：“似你我行侠尚义，理当济困扶危，剪恶除奸。若要依小弟主意，莫若将他除却，方是正理。”北侠听了，连忙摆手，道：“贤弟休得如此。岂不闻窗外有耳？倘漏风声，不大稳便。难道贤弟醉了么？”丁大爷听了，便暗笑道：“好一个北侠，何胆小到如此田地？真是‘闻名不如见面’！惜乎我身边未带利刃。如有利刃，今晚马到成功，也叫他知道知道我双侠的本领人物。”又转念道：“有了。今晚何不与他一同住宿，我暗暗盗了他的刀且去行事。俟成功后，回来奚落他一场，岂不是件快事么？”主意已定，便道：“果然小弟力不胜酒，有些儿醉了。兄台还不用饭么？”北侠道：“劣兄早就饿了，特为陪着贤弟。”丁大爷暗道：“我何用你陪呢。”便回头唤堂官，要了饭菜点心来。不多时，堂官端来，二人用毕，会钞下楼，天刚正午。

丁大爷便假装醉态，道：“小弟今日懒怠行路，意欲在此住宿一宵。不知兄台意下如何？”北侠道：“久仰贤弟，未获一见。今日幸会，焉有骤然就别之理。理当多盘桓几日为是，劣兄惟命是听。”丁大爷听了，暗合心意道：“我岂愿意与你同住，不过要借你的刀一用耳。”正走间，来到一座庙宇门前。二人进内，见有个跛足道人，说明暂住一宵，明日多谢香资。道人连声答应。即引到一小院，三间小房，极其僻静。二人俱道：“甚好，甚好。”放下行李，北侠将宝刀带着皮鞘子挂在

小墙之上。丁大爷用目注视了一番。便彼此坐下，对面闲谈。

丁大爷暗想道：“方才在酒楼上，惟恐耳目众多，或者他不肯吐实。这如今在庙内，又极僻静，待我再试探他一回，看是如何？”因又提起马刚的过恶，并怀造反之心。“你若举此义，不但与民除害，而且也算与国除害，岂不是件美事？”北侠笑道：“贤弟虽如此说，马刚既有此心，他岂不加意防备呢？俗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岂可唐突？倘机不密，反为不美。”丁大爷听了，更不耐烦，暗道：“这明是他胆怯，反说这些以败吾兴。不要管他，俟夜间人静，叫他瞧瞧俺的手段。”

到了晚饭时，那瘸道人端了几碗素菜，慢首米饭，二人灯下囫囵吃完。道人撤去。彼此也不谦让。丁大爷因瞧不起北侠，有些怠慢，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了。谁知北侠更有讨厌处。他闹了个吃饱了食困，刚然喝了点茶，他就张牙咧嘴的哈气起来。丁大爷看了，更不如意，暗道：“这样的酒囊饭袋之人，也敢称个‘侠’字，真真令人可笑！”却顺口儿道：“兄台有些困倦，何不请先安歇呢？”北侠道：“贤弟若不见怪，劣兄就告罪了。”说罢，枕了包裹。不多时，便呼声振耳。丁大爷不觉暗笑，自己也就盘膝打坐，闭目养神。

及至交了二鼓，丁大爷悄悄束缚，将大衫脱下来。未出屋子，先显了个手段，偷了宝刀，背在背后。只听北侠的呼声益发大了。却暗笑道：“无用之人，只好给我看衣服。少时事完成功，看他如何见我？”连忙出了屋门，越过墙头，竟奔太岁庄而来。一二里路，少刻就到。看了看墙垣极高，也不用软梯，便飞身跃上墙头。看时原来此墙是外围墙，里面才是院墙。落下大墙，又上里面院墙。这院墙却是用瓦摆就的古老钱，丁大爷窄步而行。到了耳房，贴墙甚近。意欲由房上进去，岂不省事。两手扳住耳房的边砖，刚要纵身，觉得脚下砖一跳。低头看时，见登的砖已离位。若一抬脚，此砖必落。心中暗道，此

砖一落，其声必响，那时惊动了人反为不美。若要松手，却又赶不及了。只得用脚尖轻轻的碾力，慢慢的转动，好容易将那块砖稳住了。这才两手用力，身体一长，便上了耳房。又到大房，在后坡里略为喘息。只见仆妇丫环往来行走，要酒要菜，彼此传唤。丁大爷趁空儿到了前坡，爬伏在房檐窃听。

只听众姬妾卖俏争宠，道：“千岁爷，为何喝了捏捏红的酒，不喝我们挨挨酥的酒呢？奴婢是不依的。”又听有男子哈哈笑道：“你放心！你们八个人的酒，孤家挨次儿都要喝一杯。只是慢着些儿饮，孤家是喝不惯急酒的。”丁大爷听了，暗道：

“怨得张老儿说他有造反之心；果然，他竟敢称孤道寡起来。这不除却，如何使得？”即用倒垂势，把住椽头，将身体贴在前檐之下，却用两手捏住椽头，倒把两脚撑住凌空，换步到了檐柱，用脚登定。将手一撒，身子向下一顺，便抱住大柱，两腿一抽，盘在柱上。头朝下，脚向上，“哧”“哧”“哧”顺流而下，手已扶地。转身站起，瞧了瞧此时无人，隔帘往里偷看。见上面坐着一个人，年纪不过三旬向外，众姬妾围绕着，胡言乱语。丁大爷一见，不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回手抽刀。罢咧！竟不知宝刀于何时失去，只剩下皮鞘。猛然想起要上耳房之时，脚下一跳，身体往前一栽，想是将刀甩出去了。自己在廊下手无寸铁，难以站立。又见灯光照耀，只得退下。见迎面有块太湖石，暂且藏于后面，往这边偷看。

只见厅上一时寂静。见众姬妾从帘下一个一个爬出来，方嚷道：“了不得了！千岁爷的头被妖精取了去了！”一时间，鼎沸起来。丁大爷在石后听的明白，暗道：“这个妖精有趣。我也不必在此了，且自回庙再作道理。”想罢，从石后绕出，临墙将身一纵，出了院墙。又纵身上了外围墙，轻轻落下。脚刚着地，只见有个大汉奔过来，嗖的就是一棍。丁大爷忙闪身躲过。谁知大汉一连就是几棍。亏得丁大爷眼快；虽然躲过，

然而也就吃力的很。正在危急，只见墙头坐着一人，掷下一物，将大汉打倒。丁大爷赶上一步按住。只见墙上那人飞身下来，将刀往大汉面前一晃，道：“你何人？快说！”

丁大爷细瞧飞下这人，不是别个，却是那胆小无能的北侠欧阳春，手内刀就是他的宝刀。心中早已明白，又是欢喜，又是佩服。只听大汉道：“罢了，罢了！花蝶呀，咱们是对头。不想俺弟兄皆丧于你手！”丁大爷道：“这大汉好生无礼。那个是什么花蝶？”大汉道：“难道你不是花冲么？”丁大爷道：“我叫兆兰，却不姓花。”大汉道：“如此说来，是俺错了。”丁大爷也就将他放起。大汉立起，掸了尘土，见衣裳上一片血迹，道：“这是那里的血呀？”丁大爷一眼瞧见那边一颗首级，便知是北侠取的马刚之首，方才打倒大汉，就是此物，连忙道：“咱们且离此处，在那边说去。”

三人一壁走着，大爷丁兆兰问大汉道：“足下何人？”大汉道：“俺姓龙名涛。只因花蝴蝶花冲将俺哥哥龙渊杀害。是俺怀仇在心，时刻要替兄报仇。无奈这花冲形踪诡秘，谲诈多端，再也拿他不着。方才是我们伙计夜星子冯七告诉于我，说有人进马刚家内。俺想马刚家中姬妾众多，必是花冲又相中了那一个；因此持棍前来，不想遇见二位。才尊驾提兆兰二字，莫非是茉花村丁大员外么？”兆兰道：“我便是丁兆兰。”龙涛道：“俺久要拜访，未得其便，不想今日相遇。——又险些儿误伤了好人。”又问：“此位是谁？”丁大爷道：“此位复姓欧阳名春。”龙涛道：“哎呀！莫非是北侠紫髯伯么？”丁大爷道：“正是。”龙涛道：“妙极！俺要报杀兄之仇，屡欲拜访，恳求帮助。不期今日幸遇二位。无什么说的，求恳二位帮助小人则个。”说罢，纳头便拜。丁大爷连忙扶起，道：“何必如此。”龙涛道：“大官人不知，小人在本县当个捕快差使。昨日奉县尊之命，要捉捕马刚。小人昨奉此差，一来查访马刚

的破绽，二来暗寻花蝶的形踪，与兄报仇。无奈自己本领不济，恐不是他的对手。故此求二位官人帮助帮助。”北侠道：“既是这等，马刚已死，你也不必管了。只是这花冲，我们不认得他，怎么样呢？”龙涛道：“若论花冲的形景，也是少年公子模样，却是武艺高强。因他最爱采花，每逢夜间出入，鬓边必簪一枝蝴蝶；因此人皆唤他是花蝴蝶。每逢热闹场中，必要去游玩。若见了美貌妇女，他必要下工夫，到了人家采花。这厮造孽多端，作恶无数。前日还闻得他要上灶君祠去呢。小人还要上那里去访他。”北侠道：“灶君祠在那里？”龙涛道：“在此县的东南三十里，也是个热闹去处。”丁大爷道：“既如此，这时离开庙的日期尚有半个月的光景，我们还要到家中去。倘到临期，咱们俱在灶君祠会齐。如若他要往别处去，你可派人到茉花村给我们送个信，我们好帮助你。”龙涛道：“大官人说的极是。小人就此告别。冯七还在那里等我听信呢。”

龙涛去后，二人离庙不远，仍然从后面越墙而入。来到屋中，宽了衣服。丁大爷将皮鞘交付北侠，道：“原物奉还。仁兄何时将刀抽去？”北侠笑道：“就是贤弟用脚稳砖之时，此刀已归吾手。”丁大爷笑道：“仁兄真乃英雄，弟弗如也！”北侠道：“岂敢，岂敢。”丁大爷又问道：“姬妾何以声言妖精取了千岁之头？此是何故？小弟不解。”北侠道：“凡你我侠义作事，不要声张，总要机密。能够隐讳，宁可露本来面目。只要剪恶除强，扶危济困就是了，又何必谆谆叫人知道呢。就是昨夕酒楼所谈及庙内说的那些话，以后劝贤弟再不可如此，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方于事有裨益。”丁兆兰听了，深为有理，连声道：“仁兄所言最是。”

又见北侠从怀中掏出三个软搭搭的东西，递给丁大爷道：“贤弟请看妖怪。”兆兰接来一看，原是一个皮套做成皮脸儿，不觉笑道：“小弟从今方知仁兄是两面人了。”北侠亦笑

道：“劣兄虽有两面，也不过逢场作戏，幸喜不失本来面目。”丁大爷道：“暖哟！仁兄虽是作戏呀，然而逢着的也不是当耍的呢。”北侠听罢，笑了一笑，又将刀归鞘搁起，开言道：“贤弟有所不知。劣兄虽逢场作戏，杀了马刚，其中还有一个好处。”丁大爷道：“其中还有什么好处呢？小弟请教。望乞说明，以开茅塞。”

未知北侠说出什么话来，下回分晓。

第六十一回

大夫居饮酒逢土棍 卞家瞳偷银惊恶徒

且说欧阳爷丁大爷在庙中彼此闲谈。北侠说：“逢场作戏，其中还有好处。”丁大爷问道：“其中有何好处？请教。”北侠道：“那马刚既称孤道寡，不是没有权势之人。你若明明把他杀了，他若报官说他家员外被盜寇持械戕命。这地方官怎样办法？何况又有他叔叔马朝贤在朝，再连催几套文书，这不是要地方官纱帽么？”如今改了面目，将他除却。这些姬妾妇人之见，他岂不又有枝添叶儿，必说这妖怪青脸红发来去无踪，将马刚之头取去。况还有个胖妾吓倒。他的痰向上来，十胖九虚，必也丧命。人家不说他是痰，必说是被妖怪吸了魂魄去了。他纵然报官，你家出了妖怪，叫地方官也是没法的事。贤弟想想，这不是好处么？”丁大爷听了，越想越是，不由的赞不绝口。二人闲谈多时，略为歇息，天已大亮，与了瘸道香资，二人出庙。丁大爷务必请北侠同上茱花村暂住几日，俟临期再同上灶君祠会齐，访拿花冲。北侠原是无牵无挂之人，不能推辞，同上茱花村去了。这且不言。

单说二员外韩彰，自离了汤圆铺，竟奔杭州而来。沿路行去，闻的往来行人尽皆笑说，以“花蝶设誓”当做骂话。韩二爷听不明白，又不知花蝶为谁。一时腹中饥饿，见前面松林内酒幌儿，高悬一个小小红葫芦。因此步入林中，见周围芦苇的花障，满架的扁豆秧儿勤娘子。正当秋令，豆花盛开。地下又种着些儿草花，颇颇有趣。来到门前上悬一匾，写着大夫居三字。韩爷进了门前，院中有两张高桌。却又铺着几领芦席，设